

## 佳作

作品：尋找紅莓果 得獎者：呂政達

呂政達，一九六二年生，台大國發所碩士，輔大心理系博士生。曾任職自立報系，作品曾獲花蓮文學獎首獎、桃園縣文學獎等，著有《長大前的練習曲》、《與海豚交談的男孩》，寫作以家庭和身心互動為場域，目前在《自由時報》親子家庭版撰寫專欄。

### 得獎感言：

其實，並不是第一次得文學獎，硬要寫感言，首先想起尼克森下台演說提及羅斯福總統的一句話：「他永遠在場子裡。」堂堂進入中年，望著後端寫作者蜂擁群出，始覺參加文學獎的衷心，不過是提醒自己，還不忘自己在場子裡。而沒有文學獎，就沒有這個場子了嗎？已是屬於寫作者的存有焦慮。當然，也不妨就把寫作當成維根斯坦說的「語言遊戲」吧，在場子裡，祝大家愉快玩耍。



## 尋找紅莓果

天地有令，變。

老魔術師從不多話，白手套指向黑色斗篷，總是這麼喊著。身周隨即竄起濃白煙霧，像召喚而來的夢境，斗篷裡突然跳出一隻兔子，有時，會飛出鴿子向著天花板盤旋。老魔術師眼睛帶著笑意，念過一遍咒語，手裡拈著的枯枝就綻放紅花。

變，再變。度過少年時光的下午，暗黑突然籠罩的木造舞台，剩下一盞光圈，小喇叭慵懶伴奏，老魔術師曾在這裡，為我變出一整座星球。動作如此優雅，白手套，黑禮帽，沒有什麼事能難倒他。我的皮膚輕顫，張大嘴巴，觀看他手裡揮動的每樣魔術。

回家，心情仍停留在魔術師的舞台。想學他的手勢，念一道咒語，優雅畫個弧，以為可以將星球捧在眼前，可以愚弄時間。我的少年時光耽溺在幻想，放學後，背著書包來到小戲院，午後第二場演出，等待燈光轉暗，魔術師出場。

許多年後，如 hands 回憶起海上風暴，我想起小戲院改建前的最後幾場表演，魔術也改變不了命運。舞台拆走絨布背幕，只剩幾個堆疊的木箱，仍響過嘈雜的開場音樂，觀眾稀落鼓掌，老魔術師現身，鞠躬，姿勢仍然優雅，身影浮在冷氣吹散的乾冰上。

彷彿是昨天下午的事，我的少年時代，如幻似真，無法分辨，寧願記憶這樣保留著。最後一檔演出，放學後，我急忙衝到戲院，用盡那個禮拜的零用錢買票，才發現整個戲院只有我這名觀眾。表演已經開始，音樂傳來空洞回音，蛀蝕時間，老魔術師一如往常變出兔子和鴿子，枯枝在他手套上復活，皺紋疊垂，帶著笑意。音樂停下來，老魔術師注視唯一的觀眾，緩緩說道：「今天是我最後一次演出，讓我為你，變最後一個魔術。」他的視線穿過冷凝空氣，靜止的時間，與我的眼睛會合。

優雅欠身，鞠躬，手勢向上揚，音樂跟隨響起，乾冰如濃得穿不過去的高牆，魔術師用盡力氣高喊：「天地有令，變。」響亮一聲後，音樂突然靜止，老魔術師在我緊緊的注視下從舞台消失，完美的退場，從此不再出現。鼓掌，我能做的也只有鼓掌，為內心的少年，永遠坐在小戲院的第一排，記憶裡寂寞的幻術。

消失，怎麼辦到的呢？歲月荒長，我常常不自覺地做出上揚手勢，假裝能聽見音樂，乾冰與鮮花拋擲，以為能愚弄所有眼睛，在生命的緊緊注視下變魔術，人生最美好的退場，就是魔術般地消失，一道咒語，天地有令，變，從此不再出現。諸神傾耳聆聽，我想擁抱體內的少年，相信沒有什麼能難倒我。

後來才知道，生命最偉大的魔術是兩個人在一起，結婚，變，變出一個小男孩。注視間，男孩軀體變長變大，卻遲遲未能學會回應凝視，沒有適當的語言發展。五歲那年，帶他上兒童精神科接受診斷，從此貼上「身心障礙」標籤。從此，身旁多了一副沉默靈魂，穿越童年城堡長成少年，我們仍

喜歡觀看魔術表演，散場時回頭跟他說「跟緊一點。」他聽話，跟在我身邊，「沒有什麼能難倒我們。」他點點頭，相信爸爸。

學寫字，畫好方格，讓他跟著描，筆畫順序從不正確。沒關係，現在是電腦時代，只要能學會看電腦，使用滑鼠，但螢幕閃耀漂亮光芒，吸走所有注意力，選擇題，分辨顏色、形狀、臉孔和大小，動畫松鼠總是對著他喊：「答錯了，再試一次喔。」真的，需要魔術，讓他學會看電腦。

我上廁所，他懂得用一塊硬幣開門，少年身軀擠進來，脫褲，在馬桶上空兩道尿線相交，總讓我想起黑白片裡的探照燈。「別人尿尿時不要進來，這樣不禮貌。」我說，他點點頭，繼續闖進來與我一起尿尿。走路時，他眼睛斜看，頭部仰起，彷彿看見一條隱形道路。我要他站住，眼睛看前面，好好走，「這樣走路，你要不是會撞到人，就是很容易迷路。」好，他說，放開腳，繼續斜看。沒錯，一定有一條隱形道路，陽光斜射，鋪上黃金磚。停，我再說一遍，「眼睛不要斜斜看。」手勢上揚，突然好想對著兒子喊聲「變」，諸神傾聽，施展魔法，想把我的兒子變回來。

無法跟他講故事，故事裡的魔術師總行走荒野，黑斗篷隨風飄，追逐某個夢裡的預言，尋找下一個拔出劍的少年。無法解釋兒子的夢境，夢裡的爸爸是不是已長出一頭白髮，戴白手套。我自己常夢見榮格夢裡的曼荼羅，一座古老城市，迎面走來老魔術師，要傳授我那個消失的魔術，告訴我，他是怎麼辦到的。

他並沒有辦到。許久以後得知，老魔術師早已去世，沒有人能從人生消失，只說，他的兒子也是

魔術師，得到父親的所有技藝，跟隨流動戲團，常在外頭表演。小戲院拆掉後，建起新穎商場，似乎要連根拔除我所有記憶，雖然心裡的乾冰泛起，布幕準時拉開，老魔術師眼神直直穿過來。

常常帶領兒子經過商場，想像小戲院的幽靈仍住著，指著看不見的屋頂跟兒子說：「爸爸像你這麼大，都來這裡看魔術哪。」他的眼眸映現明亮霓虹燈，拉我的手，再走，前方巷子右轉，離開車陣人群，漫漫雜草空地邊，平房的圍牆內長出一棵樹，結紅色小果實。我並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樹，想起少年當童軍唱的歌：「有位姑娘走進森林尋找紅莓果，尋找紅莓果……」兒子遲疑一下，也跟隨我的腔調唱起來，每個音符都正確，每個字，都坐在原本位置。

真好，內心傳過驚訝，皮膚輕顫，張大嘴巴，如同正在觀看魔術表演，莫非這首歌就是神祕咒語，變，尋找到兒子的歌聲。我再唱一遍，想像身周遭起濃白煙霧，手上戴著白手套，他仍然緊緊跟隨，一起提籃走進森林，地上鋪滿落葉，野獸在遠處發出聲響，父子就是森林裡唯一的倚靠，循著歌聲向前行進。往後的黃昏，我們的行走於是常常朝向這個祕密基地，沒有別人知道。他走在前頭，眼睛照常斜斜看，經過商場，往前，停下來，他指著巷子說：「紅莓果。」終點就是長滿雜草的空地，不知名的小紅果，蜻蜓盤旋飛舞，夕陽射過來僅餘的溫暖，我們高聲唱那首歌，彷彿諸神附身在音階，耐心等待觀賞一場魔術。

兒子始終沒有學會另一段歌詞，姑娘走進森林，遇見年輕活潑的獵人，接著是啦啦啦的暗戀與愛情，輕快旋律一路響過，我如何向兒子解釋這麼複雜的事情。如果，歌裡的姑娘與獵人結婚，也變出

一個小兒子，會不會傳給他這首歌？我開始以為，這是我唯一教會兒子唱的歌，要寫在回憶錄裡，晚年靠著火爐，繼續唱這首歌，走進森林，沒有魔術，也沒有什麼事能難倒我們。

別真的這樣想，老魔術師在我心底說話，黑斗篷，戴白手套，手向上舉起，向這個艱難的日子呼一口氣。這個日子，始於我趕著參加會議，媽媽也要上班，我們將兒子送往新找到的特教老師家，安頓，兒子的眼睛不安地搜索著新環境，我蹲下跟他說話：「等一下，爸爸就來接你。」眼看開會時間逼近，我趕著離開，兩個鐘頭後，手機響起，特教老師慌張的聲音：「你兒子不見了，你兒子不見了。」

心情頓時掉進深淵，冰冷從腳底竄起，會議也沒心情開了，急忙跳上計程車趕過去，路變得好遙遠，紅綠燈突然多了起來。紅燈，車子停住，眼睛卻看不見任何顏色，完全讓焦慮占領，臣服，心底浮起憾恨，責怪諸神不再傾聽，難道跟兒子的緣分就這樣斷絕？像一場神祕而殘忍的魔術，像魔術師在舞台砸碎的鳥籠，飛不出另一隻鴿子。慌張當兒，感覺自己又變成少年，和兒子一樣的年紀，還坐在第一排，看老魔術師變失蹤魔法，我的眼睛完全沒有離開，老魔術師的臉孔卻變成兒子的，這是記憶的幻術，但沒有人，沒有人能真的從人生消失。

特教老師發動親戚朋友搜遍附近社區，每條巷子，每個兒子可能去的地方。猜想兒子可能以為我會在前頭等他，趁老師不注意，穿上涼鞋，開門，隨著人群走上人行道，他愈走愈遠，愈以為爸爸就在前方，注定迷失的追尋。什麼時候，我已足夠成為一個孩子追尋的目標？心頭溢滿酸澀，像第一口

咬下莓果的滋味。和趕來會合的老婆先報警，坐計程車繞附近街道轉，追尋一個消失的影子。老婆語調悲傷急切：「他又不太會講話，也沒有自己一個人出門過，要是給壞人抓走了……」，著急，就要掉淚，「想想看，他可能會去哪裡？」

彷彿一個靈魂在我心內呼叫，乾冰浮起，黑暗籠罩，車窗外的街道只剩下一盞光圈，真的是這樣嗎？我們在商場下車，前進，像召喚而來的夢境，我們行走在榮格夢見的城市，夢裡的曼荼羅是座迷宮，藏住所有做夢者的焦慮、慌張、盼望和等待，可以愚弄時間和眼睛。我帶領老婆走過車陣人群，離開紅磚道和行路樹，巷子右轉，我開始跑步，急奔，心臟怦怦跳動，魔術的最高潮，天地有令，變，兒子等在空地上，蜻蜓盤旋飛舞，眼睛照舊斜斜看，舉起手，注視著紅色小莓果。向前擁抱兒子，緊緊抱住，寧願不要任何魔術，「你是怎麼辦到的？」我小聲問，兒子露出牙齒，一逕笑，沒有什麼事能難倒他。

他確實學不會搭公車，不知道拿出悠遊卡刷過讀卡機。學不會算錢找錢，出發前往便利商店買瓶礦泉水。他無法理解一篇文章的意思，無法操作滑鼠，敲開電腦頁面，太多事情等在前面，輕易地難倒他。但從此以後，可以稍微放開視線，讓他在前頭走著，帶路。陽光燦爛，天荒地老，停下來回過頭等爸爸，沉默的眼神滿是責備：「你為什麼走這麼慢？」回應他的眼神，我說：「我們慢慢走，好嗎？」滿足於此時此刻，陪伴他走路。

滿足於帶他觀賞魔術表演，燈光暗下來，他眼睛發亮的感覺。滿足於他在每本書畫格子，筆畫順

序完全正確。滿足於父子走進森林，一起尋找紅莓果的美麗想像。有一天，爸爸會在你眼前變消失的魔術，有一天，你必須自己走進森林。我小聲地跟兒子說，接近獨白。

坐下來，在熟悉的劇場，燈光轉暗，我們跟隨觀眾鼓掌，看魔術師輪流登場。表演接近尾聲，走進來一名中年魔術師，臉孔塗抹白粉，開始表演魔術。他的眼睛帶著笑意，喃喃念道咒語，白手套捻著的枯枝於是綻放紅花。我以為看見一道熟悉的影子，在歲月後面緊緊跟隨，體內的少年探出頭指認，鼓掌，帶著兒子一起鼓掌。

音樂歇息，魔術師注視全場觀眾，緩緩說道：「今天最後一個魔術，這是我父親傳給我的。」他的視線穿過安靜的空氣，如穿過森林的午後陽光，溫暖我和兒子坐著的方向，似乎要喚醒我所有的記憶。他的手勢向上揚，音樂響起，鼓聲大作，在觀眾的注視下突然消失，完美的退場。

怎麼辦到的呢？我這個爸爸，將傳下什麼給兒子？歲月荒長，內心豐潤，紅莓果滋味芳香甜美。我靠近兒子耳朵：「你也會變這個魔術喔。」最初，也是最後的一場魔術。

散場，走在前頭，他的眼睛依舊斜看，彷彿看得見一條隱形道路。然後在出口停住，回頭，等待牽我的手。



評審意見

生命之歌

◎張瑞芬

是一則夢境小說，魔幻寓言，還是殘酷樂園？這篇散文其實游離在文類邊緣，做了隱涉意涵很大且難度很高的嘗試，並且拓展了散文這項紀實文類的傳統限制。

作者自述兒時看魔術表演，一揚手間，魔術師輕易把自己隱沒了。時序推移，成年後，在心智障礙的愛兒身上，這天生的心靈桎梏竟如同魔術般，是被下了咒語的圈套。作者在冷涼、乾淨、節制的文字底下，蓄積著飽滿豐富的張力。〈尋找紅莓果〉是一曲迷離的記憶旋律，渺渺的美夢，也是哀傷的輓歌。這人生充滿了無法變不見的哀傷，缺乏把扭曲的事變回原樣的咒語。文中的父親在經歷了愛兒走失的慌亂後，終又平靜的回到生命既定的軌道上，如同什麼禍事也不曾發生，而天清地寧，永遠不變的是親子同行時短暫而美好的溫馨感受，與淡淡的，充盈在全文字裡行間的悲傷。

這篇散文的篇幅並不太長，難得的是前後結構緊密，首尾呼應無間，看得出作者寫作經歷已然十分老練，文字冷冽得如同沒有溫度一般，卻引起讀者內在騰湧不止的騷動。「歲月荒長」，而內心可以是以豐潤的。像野地裡的紅莓果，那是希望的果實，甜美的渴望，一曲用愛傳唱的，永恆的生命之歌。